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生命的诱惑

陈圣来 著



# 生命的诱惑

陈圣来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张 珏

封面装帧 许政泓

**生命的诱惑**

陈圣来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25 字数 164,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00册

ISBN 7-208-01250-4/G·196

定价 4.35元

# 序

余 秋 雨

一个没有文化名人的时代，是一个寂寞的时代。各个社会的文化交往网络中，总会出现一批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汇聚点，吸附和吞吐着人们的文化热忱，文化名人，就是人格化了的文化汇聚点。因此，没有文化名人，也就验证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关系的松散和疲软，反映着文化精英与社会接受之间的阻隔。这种阻隔，会使哪一方面都深感寂寞。

社会文化的多元结构决定了文化名人的复杂构成。但是，只要仔细探寻，我们仍然可以从文化名人的构成情况来返观一个社会的精神水平。战乱的时代会涌现出军事文化上的巨人，经济变革时期会使一大批经济文化名人脱颖而出，在一些特别污浊的时代，不少丑陋的文化现象也会找到自己的人格代表而播扬一时。在各种文化方位中，唯独艺术文化最无实利可言，却又最能从整体上连结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出发点和前景。我们今天一提到古希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唐代就会产生一种切切实实的追思和憧憬，就是因为那里活跃

着一批艺术文化上的大师，把人的尊严和骄傲发挥到了辉煌的高度。有的时代，确也出现过这样的大师，但是社会现实过于荒凉，没有让他们成名——即没有构建起正常、公平的文化交往和文化反馈，这实在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天大的罪过。事实上，在今后人们的心目中，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精神形象的建立，还要依靠这些当时默默无闻的艺术家、文化人。

应该承认，我们今天，还没有太多象模象样的文化名人。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首先，真正有足够份量的艺术文化大师本来就不太多，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奇怪力量剥夺了我们艺术家的创造力，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才都把自己的精力耗损在追随和摹拟上，而缺乏勃发的创造力是不会有大师的；其次，由于长期以来艺术文化积累的散乱，艺术文化消费者的接受水平普遍低下，致使许多享名一方、轰传一时的文化现象掩盖了合理的文化等级；再次，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艺术文化领域中的被动状态，许多出色的艺术文化的创造者陷身于纷杂的现代信息浪潮中而难于被社会辨识。在以上这些原因中，前面两条是难于在短时期内改变的，而第三条却可以通过一批有心人的努力较快转变过来。

不要苦苦地等待大师的出现，而对一切尚未达到大师水平的人和作品都缄口不言。应该习惯于为比较象样、略有精采、稍稍高于常人的艺术现象叫好。总的说来，我们太矜持了。台湾龙应台教授诒

问同胞为什么见到该生气的社会现象不生气，我则想接过她的话茬，把问题推向另一侧面，要抱怨我们的同胞见到该喝采的人和事不愿喝采。足球场的观众过于冷静和沉着了，很难让人看到一场如火如荼的精采比赛，艺术文化领域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敏锐的喝采者。

陈圣来无疑是带头的喝采者之一。作为一个记者，他长期以来追寻着上海文化领域里出色或较为出色的人物，耐心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报告文学和访问记。他让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了这些人物，知道了他们的苦恼、坎坷和喜悦。广大读者原先只是在剧场里、屏幕间、年鉴上认识这些文化人的，现在，通过陈圣来的笔，更进一步地了解了他们。这样，陈圣来也就成功地梳理了艺术文化创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社会的文化反馈系统更加血脉和畅。

陈圣来把他写的这些文章搜集起来，定名为《生命的诱惑》交付出版，说明他在采访写作过程中逐渐积聚起了一个整体感受：这些文化人之所以能从失败、困顿大踏步走向成功，是因为他们把握住了自己的生命节律，发挥了生命力的强度。这一命题，在中国文化界也是有意义的。我们历来缺少生命意识，把人生的种种波澜归因于客观环境和条件。这种观念，因舍弃了生命的酡红色而使我们的文化陷于萎靡。陈圣来文章中的这些人，未必都已发挥了足够的生命力，但至少已让人看到了某种生命的光亮，可

以被聚集起来,产生社会性的诱惑了。我相信,这种诱惑,天长日久,可能铸造出真正的文化名人,并疏通我们民族对于艺术文化的向心力。愿更多的记者和作家,来参与这样的美事。

是为序。

一九八八年冬于龙华寓所

## 目 录

|             |     |
|-------------|-----|
| 序           | 1   |
| 他们在播种希望     | 1   |
| 绿色的旋律       | 9   |
| 旋转的咏叹调      | 38  |
| 在这静静的月夜     | 55  |
| 戏不惊人死不休     | 67  |
| 剧坛男子汉       | 84  |
| 凤凰之恋        | 102 |
| 漫话安德森       | 109 |
| 美的探索 and 追求 | 119 |
| 美哉,漂亮小丑!    | 130 |
| 面对着壮阔的人生    | 139 |
| 囚歌          | 149 |
| 她不是“塔”里的女人  | 169 |
| 茫茫世界与微微芥粒   | 172 |
| 无声的足音       | 175 |
| 芦叶青青        | 201 |
| 牧童短笛        | 220 |
| 母亲站在弄堂口     | 277 |
| 后记          | 279 |
| 附记          | 282 |



## 他们在播种希望

他象一位元帅，镇定自若，潇洒从容，慢慢地举起手臂。猛然，小小的指挥棒从头顶划出一道银白色的弧光，霎时，电闪雷鸣、山呼海啸，千帆竞发，万马奔腾……一个个音符像飞瀑、似喷泉，从他手指缝里奔泻而出；一曲曲壮歌赛长风、胜洪涛，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呵，这时，他是那样真切地感到生命的活力，人生的价值！

他，上海乐团团长兼指挥司徒汉，在近五十个春秋的指挥生涯中，曾指挥过多少次合唱、合奏、交响合唱、清唱剧……然而现在他将要指挥的，却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啊：他们根本不识谱，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小偷、骗子、扒手……在那一张张年轻而又苍老的面庞上，岁月无情地刻下了愚昧、冷漠、颓丧、痛苦。但是司徒汉分明看见，当他站到他们面前，举起那充满魅力的手臂时，就象一股春风掠过了荒野，那一双双眼睛里跳跃起好奇、希冀、热情的火花。他觉得自己不是在指挥唱歌，而是在和青年朋友作一次一次关于“生活之路”的亲切谈心……

## “我爱走那长长的路”

一九七九年，司徒汉接受上海团市委邀请，踏进工读学校。学校老师听说司徒汉来了，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许多他们收来的歌纸给他看。司徒汉的手颤抖了，这是些什么样的歌曲呀，简直不堪入目，难道能让这样的精神鸦片戕害青少年的灵魂？司徒汉默默地把歌纸还给了老师。艺术家的良心在深深自责。现在，从中央领导同志到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关心失足青少年。有了阳光，有了雨露，他，也要用音乐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洒下自己的汗水。

深夜，他仍坐在钢琴前奋笔疾书。那一个个饱含着生命火花的音符，从他笔尖底、琴键下流淌出来。他和他的爱人、歌剧院女中音歌唱家顾葆瑜，在筹办一个特殊的音乐会。他们挑选了一部分合适的歌曲，再加上他们专门谱写的几首歌曲，进行编排组接，还和工读学校的老师商量研究，组成了一台《生活之路》音乐会。这台音乐会由顾葆瑜独唱近二十首歌，并由司徒汉教唱歌曲。

“谁的脚下都有路，我爱走那长长的路……”司徒汉将要给失足青少年教唱这支歌。这支歌，不仅会帮助这些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青少年作出正确的抉择，而且把他自己带到那难忘的岁月……

那是在风雨如磐的年代，日寇的铁蹄逼近白云山麓，一支青年抗日先锋队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连

夜向粤北山区行进。走了三天两夜了，困倦像浓重的夜色一样死死缠住每一个人。就在这时，有人提议：“司徒汉，指挥大家唱一段。”十六岁的小司徒，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地上站起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挥起手臂，一曲泣血的歌呵，从心底流出。接着司徒汉又一挥手臂，指挥大家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号角般激越的旋律，使人热血沸腾。歌声中，伙伴们振作精神，手拉着手重新迈向征途。司徒汉指挥生涯的扉页就此揭开了，他踏上一条义无反顾的路。在这条路上他曾举起自己的手臂，指挥山坳丛林里农民抗日自卫协会会员唱起《救亡进行曲》；指挥国统区大学生“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游行队伍唱起《团结就是力量》；指挥国民党牢狱里难友们唱起《囚徒歌》；指挥苏北解放区军民唱起《黄河大合唱》；解放后，他又指挥过抗洪抢险大军，指挥过千万名合唱队员……近半个世纪来，他就是这样指挥人们唱着歌，不断向新生活迈进。现在，他又要指挥失足青少年，唱着歌和过去的罪恶诀别，走上新生活的征程。

### “温柔的母爱像春水”

小小的教室，一架钢琴，一束鲜花，《生活之路》音乐会在工读学校内举行了。

“谁没有吮吮过母亲的乳汁？谁没有承受过母亲的慈爱？啊，母爱！温柔的母爱像春水……”顾葆瑜深

沉地唱起了《母亲之歌》。

工读学员们被深深地感动了，在他们的啜泣声中，司徒汉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记得那年他们举家逃难到香港，母亲对儿子们悲痛而又庄重地说：“我有五个儿子，现在国难当头，我不能把儿子圈在身边，我应该把儿子献给国家。”除了当时正患肺病的哥哥司徒乔和尚未成年的小弟弟留在香港外，其余三个儿子又被母亲送返故乡。于是十六岁的司徒汉参加了抗日青年先锋队。而母亲，在香港沦陷的第三天，为了保护中国姑娘不受日寇蹂躏，挺身而出，不幸牺牲了。多少年了，司徒汉感到母亲那深情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他，激励他为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去工作，去奋斗。如今，他又要和顾葆瑜一起，用歌声去召唤迷途的浪子，矫正他们扭曲了的灵魂。

“无论我走过多少道路，忘不了你啊，妈妈。忘不了你送我的书包和小花，忘不了你送我上路，晨风吹动着你头上的白发。”每唱到这里，台下总是一片呜咽声。是的，在那良知闭塞的日子里，他们干过多少对不起自己的生身之母、更对不起祖国母亲的事啊！一位男劳教队员痛哭流涕地说：“我的母亲就是因为犯了罪而精神错乱死的。听了你们的音乐会，我悲痛万分，我不是人，我对不起我的妈妈。”在唐山教养院，音乐会刚结束，一个姑娘哭着扑到顾葆瑜怀里，喊着：“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她是个孤儿，一九七六年地震夺去了她所有亲人的生命，当时她才十二岁。尽管国家曾给她一些照顾，但她还是

管束不住自己，慢慢走上犯罪的道路，最后被送进了教养院。当她听了《生活之路》音乐会后，祖国母亲的温暖融化了她那一度冻结的心，她不禁为自己的罪过痛哭失声。此情此景使司徒汉和顾葆瑜也忍不住落下泪来。三十年来，顾葆瑜曾在多少次音乐会上博得热烈的掌声和鲜花！然而凭心而论，哪一次都没有产生过如此攫人心魄的力量。

多好的音乐会啊！那些“铁石心肠”的孩子们，在音乐会后总是噙着泪花、久久不散，喊着：“司徒伯伯、顾妈妈，请相信我们吧，我们再也不能让母亲流下辛酸的眼泪，我们一定重新做人。”北戴河区公安分局刘局长看到这种情景，也不禁说：“唐山大地震我失去了亲人，我没有掉泪，听了他们的音乐会，我却激动得哭了。”

### “一朵希望的云飘进我的心田”

“春风春风多么温暖，吹绿大地吹绿校园，枯萎的花儿重露笑颜，一朵希望的云飘进我的心田……”在司徒汉的指挥下，这歌声多么整齐有力，充满希望和信心。希望的云不仅飘进工读学生、劳教队员的心田，也飘进了司徒汉的心田。有些人曾断言，工读学校是一块没有希望的贫瘠土壤，在这里播种徒劳无益。然而司徒汉和顾葆瑜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请看：在他们歌声的感召下，工读学校的两位女学生来到教师办公室，交出了原先准备逃走用的工

具——钢锯、麻绳。在他们的帮助下，一个工读班的学员参加了全市中学生“班班有歌声”的竞赛，唱着司徒汉谱写、司徒汉教唱的歌，为学校扛回来前所未有的第一张优秀奖状。集体荣誉在他们荒漠的心田开垦出一块希望的绿洲。在皖南山区劳教农场，《生活之路》音乐会演出之后，劳教人员小张握住顾葆瑜的手说：“你的歌，使我想起了我的孩子，我没有做好妻子，更没有做好妈妈。顾老师，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好好做人。回上海后，请你去看看我的小孩，我对不起她呀！”说到这里，她声泪俱下。顾葆瑜懂得一个母亲的希望。回沪后，她第一桩事就是买了小人书、铅笔、橡皮，去探望小张的爱人和孩子。小张的爱人非常激动，他表示他不会和小张离婚，而且过了几天，他就带孩子去劳教农场探望小张，督促她好好改造，争取早日与家人团聚。

人不能没有希望，司徒汉和顾葆瑜用自己生命的烛光来点燃失足青年希望的火苗，他们赢得了青年朋友真诚的信任。有的失足青年本来想自杀了，听了关于《生活之路》音乐会的报道，又萌发起重新生活的勇气，写信给司徒汉和顾葆瑜，希望取得帮助。

是的，只要播种，总会有收获。半个世纪的音乐生活，使司徒汉感到：音乐必须到民众中去飞翔才有生命力。也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些青年会忘记司徒汉、顾葆瑜，但《生活之路》的歌声将陪伴他们一生。每次音乐会结束，顾葆瑜总是送给学生们“相

信”两个字，司徒汉也总是走到同学们面前，用他指挥家特有的气魄，高声朗诵：“我们相信——倒退的潮水会回流的！我们相信——落下的太阳会升起来的！回归的大雁，将要鹏程万里；驯服的野马，一定会飞快地飞奔！”一颗颗年轻的心被他鼓舞得急速跳动、热血沸腾，此刻，前面哪怕有刀山火海，他们都敢去拚搏，去冲杀！呵，鼓满希望风帆的年轻心胸，将驰向新生活的航程。

几年来，司徒汉、顾葆瑜和同志们一起为上海十二个区、十个县所有的工读学校和劳教所，包括远在安徽和江苏的市属劳改农场，举办了《生活之路》音乐会。连福州、厦门、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地，都响起他们充满感情、催人奋发的歌声。

他们的行动引起了社会的重视，老诗人方尼抱病和他俩一起走到工读学校，为工读生写下了她生平第一支歌。一位素不相识的盲人，在女儿的搀扶下，为他们的演出四处奔走筹备。许多区教育局听说司徒汉要为工读生演出，大开绿灯，没有钢琴，批条去买，没有音乐教师，下令去调。围绕着他们的《生活之路》音乐会，组成了一股强大的挽救、教育失足青少年的社会力量。失足青少年的感谢信雪片般飞来。其中一封很有代表性：“我总以为自己是动荡年月遗留下来的弃儿，当我陷入泥潭的时候，我想借歌声填补空虚。然而我找的是腐蚀心灵的靡靡之音。随着那些缠绵伤感的曲调，我更丧失了意志，精神萎缩。《生活之路》的歌声，唤醒了，我愿将健康的歌

声扎根在心灵深处，感谢你们用歌声鼓励我走上新生之路。”

成功了，收获了。但司徒汉、顾葆瑜他们并不满足。今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除了举办《生活之路》音乐会外，又为盲童举办了《光明之路》音乐会；为罪犯举办了《新生之路》音乐会；为青年工人举办了《让青春更美丽》音乐会；为中学生举办了《我的祖国》音乐会……美国一些友好人士评论司徒汉夫妇“干了基督教徒都干不了的事情”。其实，他们并不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情操和襟怀。司徒汉也是在侍奉上帝，但这上帝不是耶和华，而是人民。

如今，年过六旬的司徒汉又接受故乡的邀请，到广州举办《生活之路》音乐会。阔别了故乡四十余载，千言万语亦难诉衷肠，还是用音乐来表白心迹吧！司徒汉愿洒一串歌声，洒一串希望的露珠在南国的田野上，为故乡的青少年奉献一首赤子的心曲……

1983.12



## 绿色的旋律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的钢琴家，他叫李坚。他长得魁伟而强壮。然而，他的脸却显得白皙而清秀，鼻梁挺直，眼睛不大，但神采炯炯，尤其是谈到他心爱的乐曲时，瞳仁犹如乌黑发亮的琴键，灼灼生辉。他的脸上老是挂着笑，带几分腼腆，蕴几分含蓄，偶尔才有那种青年小伙子狂放不羁的放肆笑声。但这样的笑声毕竟太少，他的笑不是有力度的爆发性的笑，而是淡淡的，匀分给每时每刻的微笑，给人一种羞涩感，一种亲近感。他今年才二十岁，脸上稚气尚未脱尽，但和这个年龄的大多数青年相比较，他显得稳重有余，活泼不足。然而他毕竟是个青年，好动，好娱乐，譬如游游泳，溜溜冰，也跳跳舞。他更是一个足球迷，虽然他不会踢球，但精彩的球赛，他从不肯放弃，哪怕让他的钢琴暂受冷遇。可见他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刻苦用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自己承认有些懒，当初在选择小提琴和钢琴的时候，就是因为贪图坐着而把砝码放到了钢琴上。确实，和上肢相比，他的下肢已明显呈现出发胖的趋势。有时他真有些懒，如果他再刻苦些的话（也许这太残酷了），他会成长得更快。他的成功一半靠他的